



文一編輯部
サキザヤ族のPalamal (火神祭)
Palamal, a Seasonal Ritual of Sakizaya

10月第一個星期五 ▼ 撒奇萊雅族的Palamal (火神祭)



主祭與火神使者於祭祀前之合照，火神使者分為紅、綠、藍、白、黑5色，各自代表不同的祭儀意義。(圖片提供：陳俊男)

小米或粟與tipus (旱稻)，可以說是撒奇萊雅族最重要的作物。歲時祭儀的運作是以小米為中心，按照小米生長時節，分為播粟祭、捕魚祭、收成祭、豐年祭與收藏祭。

以小米的成長訂定歲時祭儀

撒奇萊雅族歲時祭儀的舉行是依照小米的生長週期。撒奇萊雅族將一年四季分為sadingingan (春天)、lalud (夏天)、balangbangan (秋天)、kasi'nawan (冬天)，種植的植物開花了就是春天；整日很熱又有颱風下大雨的季節就是夏天；檳榔開花、天氣轉涼、樹葉凋落就是秋天；有許多人開始在烤火取暖就是冬季了。

撒奇萊雅人會隨著季節舉行相關的祭儀活動，分為成年祭、播粟祭、捕魚祭、獵首祭、豐年祭與收藏祭等，有些部落靠海，也會舉行mila'dis (海祭)。但隨著水稻的栽培，以小米生長週期為中心的傳統歲時祭儀，內涵已漸漸改變。自日本時期至今，撒奇萊雅族的傳統活動均遭受極大衝擊，甚至處於崩解的狀態。上述的祭典活動除了豐年祭外，其他的在日本中期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不再舉行。

緬懷祖先的Palamal (火神祭)

火神祭是以固有的祭祖儀式為基礎，擴大規模來紀念加禮宛事件犧牲的民族英雄Komod Pazik與其夫人Icep Kanasaw，以及其他先烈。西元1878年，清朝為剿滅撒奇萊雅族，火攻部落，撒奇萊雅族戰敗後，族中大頭目Komod Pazik慘遭清軍凌遲，其妻Icep Kanasaw被處以大圓木壓碎身體的極刑，撒奇萊雅族人因此長期隱姓埋名，甚至成為阿美族人。

2006年7月1日於達固湖灣部落舊址舉行首次Palamal (火神祭)。撒奇萊雅族追祀Komod Pazik夫妻為火神與火神太，藉火神祭奉祀所有犧牲的先民。儀式在太陽下山後舉行，分為序



火神使者開始進行迎靈程序。(圖片提供：陳俊男)

曲、迎曲、祭曲、火曲、終曲5道程序。儀式指揮官與監祭官首先點燃會場中央的火堆，並負責解說儀式預備要進行的程序，然後開始敘說先烈們在加禮宛事件的犧牲事蹟，提醒族人不要忘記過去。

祭典中有紅、綠、藍、白、黑5色使者為祭眾祈福。白色使者Salengacay代表火神光照，點燃火把代表祖先交付的薪傳；紅色使者Sumanahay額紅開眼，以紅花開啟靈魂之眼，迎接火神，傳承智慧；綠色使者Lumeni'ay以刺竹除穢，藉刺竹的拍打，去除舊有厄運和晦氣；黑色使者Lomeniay以炭黑隱身，讓惡靈、厄運無法近身；藍色使者Semilaway甘露止渴，以酒水解除長久以來族人心靈與智慧的鳩渴。儀式中祝禱司Padungiay為祭眾以酒抹蕉葉以護身，並請所有祭眾持火把巡禮遶境。祈福儀式後，火神與火神太花棺進行火葬。

撒奇萊雅族協商制訂放假日的過程

撒奇萊雅族是如何決定自己的放假日，經過什麼樣的溝通過程？編輯部訪問撒奇萊雅族的族群委員黃美珍（Huyu Uroy Haluko），了解當時協商制訂放假日的情形。

在確定各族皆有歲時祭儀放假日之後，行政院原民會即委託各族群委員與族人討論，黃委員說明：「以我們撒奇萊雅族來講，花蓮縣政府召集各部落的頭目、幹部、社區代表、協會各理事長等等，成立一個祭祀祭儀的會議，就像過去我們撒奇萊雅族在協會開的自治委員會，在我們國福里的國福教室開了好幾次協商會議。部落幹部們都到齊，他們在各部落也都爭取到族人的意見，大家在會議中協商，最後才決定火神祭是我們的祭儀放假日，當時是以表決的方式決定。」



撒奇萊雅族火神祭會訂在10月舉行，是考量到很多撒奇萊雅族分散在阿美族部落，7、8月的時候族人也會參加阿美族的豐年祭。若火神祭也選在相同時間，恐會衍生族人從各地工作場域回到部落該參加哪一個祭儀的問題。



認識撒奇萊雅族



撒奇萊雅族是2007年1月17日由官方承認的第13個台灣原住民族。在19世紀中葉以前，分布的地區並不超出花蓮平原，加禮宛事件後，開始向外遷移。目前比較集中或是所建立的部落有Hupo'（北埔）、Pazik（美崙）、Sakol（德興）、Cupo'（國福社區）、Kasyusyuan（國福里）、'Apalu（月眉）、Cirakayan（山興）、Ciwidian（水碓）、Karuruan（磯崎）、Maibol（馬立雲）等。總人口數為632人，住在都市的撒奇萊雅族有138人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2年2月統計資料）。

撒奇萊雅族屬於母系社會，採入贅婚，從妻居，舊時經濟產業為漁業及狩獵。近受噶瑪蘭族影響，學習水田耕作，水稻的種植歷史甚早。在撒奇萊雅族的部落裡，有與阿美族相似的年齡階級，他們必須住宿在青年集會所，服從上面階級的命令和指揮，接受訓練。

1878年清國開山撫番，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與清兵對抗，發生加禮宛事件，族人死傷慘重。日本對台灣原住民進行民族分類，撒奇萊雅族怕慘劇再度發生，選擇隱姓埋名，而被歸為阿美族。事實上兩族的語言差異度達到7成。在年齡階級祭儀上，撒奇萊雅族「長者餵飯」的祝福典禮、每4年的年齡階級必種一圈刺竹圍籬，皆是阿美族所沒有的部落特色。

因火重生與追思祖先的火神祭

在祭儀的選擇上，族人是否有提出其他祭典，如海祭？黃委員解釋：「海祭的部分是分區域性，像我本身是在北埔，我們是捕魚祭，沒有海祭；海祭是屬於比較靠海的，靠海的就會比較重視海祭。所以要看部落的屬性，海祭也是屬於我們撒奇萊雅族的一個祭儀，但不是每個地方都有。火神



主祭與火神使者準備點燃祭屋。（圖片提供：陳俊男）



2008年火神祭之火神祭舞。(圖片提供：陳俊男)

祭則是我們全族共有的一個祭典，是我們最重要的年祭。」

撒奇萊雅族的火神祭與加禮宛事件有高度相關，主要是為了讓後人追思祖先，黃委員還補充道：「我們本來就有這個祭典，因為過去的生活也是靠火，我們也是因火重生。火神祭，真實的名稱就叫做撒奇萊雅族火神祭，Palamal的意思。」

撒奇萊雅族的歲時祭儀放假日在10月，過去火神祭的舉行時間又是在何時呢？黃委員表示，2006-2008年的火神祭都是在7月舉行，2009年改為10月，「因為7-8月的時候，東部很多部落都在舉行豐年祭，很多撒奇萊雅族分散在阿美族部落，如果阿美族有舉辦豐年祭的話，我們也會去參加。如果再加上我們自己的火神祭，可能會跟其他族群的節日混在一起，影響到大家從各地工作場域回到部落該參加哪一個祭儀的問題。」由於族人也希望祭典時間可以固定在一個不被影響的時間，讓族人知道何時應該回到部落追祀祖先，所以才決定是10月份。

至於更確切的星期選擇，黃委員說道：「大家考慮到火神祭大部分是在星期六傍晚進行，星期五大家要聚在一起來做籌備的工作，如果只有1天的放假時間是不夠的，所以決定以10月第一個星期五為火神祭，這樣火神祭就有3天的時間，遠方的親人也可以一起回來過節。」雖然討論的過程中也有其他意見，最後仍依多數決將時間確定下來。

祭典場地考量多 輪流舉辦恐受限

在協商撒奇萊雅族放假日的過程中，黃委員覺得最難溝通的部分

是主辦地點。因為撒奇萊雅族有區域之分，倘若一直特定由花蓮市舉辦火神祭活動，其他地區的族人恐怕不會贊成。黃委員說：「每個部落都希望可以輪到舉辦火神祭，讓祖先可以回到他們的部落被祭祀，所以後來決定用輪流的方式來進行。至於如何輪換，就要看部落耆老和大家的決定。之前都是在花蓮市國福里，2010年是在豐濱鄉磯碇村，今年1月份耆老在現場和祖靈溝通，決定是在新城鄉北埔部落舉辦。」

不過，由於火神祭一定要有火，特殊的場地需求與安全考量也影響了地點的選擇。過去之所以在花蓮市國福里的國福橋下舉辦，是因為距離人群較遠較安全，又接近花蓮市公所讓其較易掌握祭典情況，不然公所每年都擔心火會失控。靠海的磯碇村也算沒問題，但是北埔部落附近有航空站，還不曉得適不適合舉辦。

最後黃委員告訴我們：「因為有放假日，參與祭儀的人數有一些變化，年輕朋友變得比較多。因為年輕朋友對於能放假回來參加祭典活動，比較能接受，部落的人也可以藉此聚在一起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，會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們的傳統文化。」◆